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 
第三十二回 養素舫欣賞良言 衍慶堂樂觀善語

話說李金華聞那管船的，知賀淑媛下落，欲令速言。恰逢風轉船篷，此秋風轉矣，疑是花信風來耶。那管船的慌忙出去，收拾篷帳。及至回艙，方向李金華道：「先生問的賀淑媛，吾也不必細提。現有吾閒集的一部書，多少工夫織得成。先生可以看過。」

說罷，遂在一個小匣裡，取出一本書來，遞與李金華。李金華一看，見那書皮上，寫著：「波心廣記」四字。遂道：「者四字好極，是誰的妙筆？取意著實高雅。」管船的笑道：「者是不才妄作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者樣看起來，你老乃是前輩老先生了。但不知如何隱跡於此？」管船的道：「我乃前朝的一個讀書愚漢，大智若愚，與真人不露相一樣，人能讀書學愚，萬不致聰明誤用。無志上達，不過借此消遣耳。」象者閒集消遣法，非大隱士，誰肯破者切實工夫。李金華慌忙起身拱手道：「請教老先生，高姓芳名？」管船的道：「吾隱姓已久，至此如忘不必下問。泛仙槎，泛仙槎，不知歲月隱煙霞。歷多少春秋，閱諸子百家。你心問口，口問心，何必問我又問他。吾如今號為養素子，此船即喚作養素舫。先生可看此集，便知賀淑媛下落。」至此疑團將打破。李金華翻閱到多半本中，見有一段寫的是：

康熙三年，陝西延安有一女，名賀淑媛，逃難至永清，只母女二人。此女流為妓者，尚未逢迎。於是年秋間，初次迎江南之舉人李金華，並未失身，聯為佳配。李某許以成名後迎娶，遂赴京都。賀淑媛遁跡天津北之楊村，不料被富豪錢某設計誘取。賀女自堅其操，幸遇天津府官，謝杏村破其隱情，收為義女，帶任保定。將錢某狗黨下天津獄，成全其志。噫！世有此女，吾為天下妓者汗下，吾更為為婦女者汗下。不知李某為何如人？舉在賀女家一節，亦必大雅人也。待成婚後，誠為佳夫佳婦矣。此事餘在楊村親見，故筆而記之。」閱「波心廣記」一則，其誅心狗黨者，法不容私。固有定評矣。惟於大雅堪誇，賢女可賀上。似不得不贅言，何則。賀淑媛處女也，李金華貞童也。推其才到青樓，即遇良人。一味嬌羞，衷曲莫露，向非青眼看透。那有一夜正言。如不牢控心猿，實難預訂後約。固見處女有貞懷，亦見貞童有真操，沉彼也揚村利鉤。拆淫謀於公堂，終不足搖動本心。賀淑媛矢節愈堅矣，而此也永清尋真。得芳訊於水上，仍不敢速求苟合。李金華操守愈固矣，兩美相合萬人欽仰。雖養素子一字之褒榮，而萬世芳譽不沒焉。

李金華看畢，方知底細。又翻閱一回，見那集中，皆此等報應因果事，並有京都聶家一則，欲天下共聞此雷，故並錄此。遂向養素子道：「老先生書此，將欲何為？」養素子道：「待成集之後，吾當刊傳行世，以為勸善懲惡書。婆心救世永垂不朽，當共成之。李金華道：「老先生立意甚佳，但賀女一段，似可削去。」養素子道：此乃萬不可隱，當為天下所共聞，焉得削除？先生此言還有高見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並無異見。」申孝思道：「老先生有所不知，者一位便是那金華李大老爺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者是怎麼了？又爺長爺短的？」養素子道：「失敬的狠，不料小小船隻，竟容得莫大人物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容得老先生，焉能容不得在下。」說著，三人笑了一回，養素子道：「者樣看來，李先生是回南去呀，還是回保定呢？」李金華尚未開言，申孝思道：「他原許的成名以後。者個時候，接了那位淑女來，可放到何處？好快口子，直是當頭一棒。再者謝杏村先生，既然收為義女，尚有何懼？」你可放大膽罷。李金華也得不隨言附會。自此三人結為至友。養素子將他二人送到清江，也就灑淚而別。送君南浦，傷如何之，可為至友三人，再詠之。

申、李二人換了船隻，夜來日往，不覺到了金陵地界。申、李主僕搬運下船，進了江寧城。直向申孝思家來，到了門首，只見門上新懸登科匾。仔細看過，申孝思方知其子，又蒙擢取。到了客座，將李金華讓進。又見迎門懸一金字匾，上書「衍慶堂」三字，結構風麗，不似凡間筆墨。申孝思回到院內，妻子迎接，樂不必提。率其子出來，拜見李金華。李金華向申孝思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申孝思道：「者是吾的長子，名喚應鍾。」申孝思長子取名應鍾，非僅於應舉上見而衍慶堂前，德澤綿長，正自難量，非孝思所感何克臻此，今金華到家，與應鍾恰逢一處。天將以金鍾而震聵乎。抑將以木鐸而重振儒風乎，後之閱金鍾傳者，如見金字驚心，如聞鐘聲震耳。將見三千世界，為之動搖，大地群迷為之喚醒，其庶幾乎，予日望之。李金華道：「者就是新中舉人了。」又周旋一回，方才落坐。申孝思向其子道：「者『衍慶堂』三字，是誰寫的？」申應鍾道：「者是仙筆，只因今年春間，兒赴京未果，偶得重症，醫治不好。有幾個同窗兄弟，請了一個仙方。服之立效，後又請乩謝恩，並問阿爹下落：

乩雲：

汝之病癒，汝父之病將來矣。兒閱此二語，甚是驚惶，遂叩懇明示。

乩雲：

根深者葉茂，葉茂者根深。兒不解，復叩頭請示。

乩雲：

根深者，汝父之善根深也。

根深者，而葉焉得不茂？

葉茂者，即汝也。

汝既茂，而根焉得不深？

雖有沉痾，量必無礙。十九回夜夢神醫，默驚以根深葉茂二語，此回樂觀善語，明解以葉茂根深大意。若非孝思之感召，神與仙豈能兩處救應乎。前後正遙相接映。

並要紙筆，留此三字。兒又叩問阿爹幾時回家？

乩雲：

重陽後，放菊華，菊華恰似金華髮。

金華開到三春後，桃花落蕊李生芽；

李生芽，李生芽，直送老椿到爾家。

兒仍不解，說：「是九月阿爹回來，又有三春後字樣，說是四月阿爹回來，又有重陽字樣。再欲叩問，仙師已退，者樣看起來，似乎不驗。」申孝思道：「驗極驗極。」你者位李叔叔，榜諱金華。我是重陽起身，怎麼不驗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者樣看起來，兄台門中，必主榮顯。」申孝思道：「那裡的事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問兄台回家事，既然靈驗，那根深葉茂語，焉得不靈驗呢？況且我記得在京時候，兄台得病，亦是誠然。病癒之時，兄台那夢，莫非就忘了麼？」申孝思拍手道：「果然果然，既然如此，亦當設壇謝恩。」並求指示明途。若非謝恩，何必設壇。李金華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弟亦打攪幾日，再回家去。」申應鍾道：「李叔叔家住何處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即在城南回龍澗。」仙侶常棲止處，閱者細參也可。申應鍾道：「還有好幾十里路了，自然總得歇息幾日，再送李叔叔回家。」李金華遂住到申孝思家，次日申應鍾邀來幾個同學，即在「衍慶堂」設乩，不知請了那位仙長降乩說法。下回分解：

注解：

職官者一時之得失，史官者萬世之是非。夫史有正史，有野史，皆廣記載，資鑒證，重名節，正名分，垂名教者也。然正史不免拘時拘勢，挾嫌挾私，反不若野史之確而可據，信而有徵焉。「波心廣記」，野史也，養素子隱士也。值前朝危亡之秋，未獲敷其覺世之心，既而鼎新復不肯趨侍熙朝。故爾泛宅河上，採集軼事，兼志惡風，瑤函儲書，鐵筆立案。浮水面以彰操節，次渡口以振聵啟聵。其報應因果之錄，必更有分毫不爽者，即如申應鍾之登科，孝思亦且愕疑。人或議其妄誕不經者，不知孝思游津之

候即應鍾折桂之年也。子不曉其父之何往，父未聞其子之擢取，信絕音疏，理固然也。根深葉茂，遇何異者獨奉乩示，重陽三春，騎牆之語。應鍾不免耿耿於心。及其一聆父言，方知乩示不測之神妙。然而請乩一事，有譏其偽者，有目其幻者，目其幻者，尚知不偽也。惟譏其偽者其造罪為甚深焉，何也？乩筆馳風驟雨，即大才子亦不如是之敏捷。以神聖救世之苦心，勸而不從，已同獸類。又從而非之謗之，吾不解其因何而深嫉之也。昔聖人以神道設教，易固嘗言之矣。請乩者豈自今日始哉？且神聖以佛道示人，非盡驅人崇尚元風也。不過令人本孝弟心存於正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，正所以輔相皇猷，參贊聖諭。欲天下道德一風俗同，奠社稷於磐石耳。非特不偽，又何幻之有也耶？

理注：

且說李金華，聽那管船的說，方知賀氏的下落，德水承素舫又見「波心廣記」四字，非心廣體舒不能心神具妙。賀淑媛遇謝杏村，帶上保定。是春風鼓大和，保養太和之氣，自然元神得定。神安精足，精能化氣，氣能還神。才到清江地面，一路至江寧，到申孝思家，其氣得所，自然門弟光輝。又見「衍慶堂」三字，元氣歸原，方能延年益壽矣。

偈雲：

根深德培厚，葉茂性自華。